

惊

魂

六

计

笔仙

佚名 等著

陕西师范大学

红	嗜	午	笔	鬼	笔	目
锦		夜	仙			
灯		凶	故			
笼	血	口	事	崇	仙	录
269	257	123	113	95	5	

事实上，那幢房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寓，而是幢独立的平房。而且周围七八幢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样式。据说这里以前曾是个度假村，后来大约是度假村生意不行了，就改为公寓，对外招租房客。

惊

魂

六

计

笔仙

菁菁校园

之
壹

爸、妈：

你们好！

出国一年有余，一直没有给你们写过信。你们发来的几封邮件我看了很多遍，你们那种推心置腹、将我当做朋友并以交心的口气态度让我很感动，但同时也更让我无所适从。所以我一直没有回信，实在不知该如何下笔又从何说起。每次通电话的时候我也是敷衍了事，似乎无话可说。但这不代表我不记挂你们。

我今年春节不回家了，原因已经在电话中讲清，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只是，以后我还回不回得了家，都难说得很。因为我遇到了一件事情，一件极怪诞、极苦涩、极难以置信的

事情。这也是写这封电子邮件的原因。我知道你们听到后一定会笑我，笑我怎么还没有长大；你们也许还会骂我，骂我又在撒谎，找了如此一个荒谬的理由两年不回家在外面逍遥。但是，我要说，请你们相信你们的儿子一次，尽管他很不成器，自小就爱撒谎，到这么大也还不大懂事，也请你们相信我——你们惟一的儿子——这一次，我绝对没有撒谎。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肺腑的。

我被鬼上身了。

是的，我被鬼上身了。我可以想像你们看到这里时的讶异表情，或者会不屑地哈哈大笑，以为这是一个玩笑，说不定你们还会干脆把这封电子邮件关掉，不耐烦看这种无聊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即使在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亦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怖盘踞在我心头。

你们知道以前的我是绝不相信神鬼之说的。我一直相信科学才是这个世界的根本，神鬼之说只是虚妄的无稽之谈，并且和科学是完全矛盾的对立。我想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但现在，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使我无法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幽灵存在的。

事情要从一月底说起。

你们知道，一月，我和来自北京的朋友，磊，搬进

了公寓里。但个中详情我一直没有跟你们说过。

事实上，那幢房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寓，而是幢独立的平房。而且周围七八幢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样式。据说这里以前曾是个度假村，后来大约是度假村生意不行了，就改为公寓，对外招租房客。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脚下，山叫雷山，位于市郊，是一个房介公司介绍的房子。物主，即真正房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位房东，也从来没有跟我们——他那处产业惟一的客户——有过什么联系。对了，一共有七八套这样的房子，却只有我们一户居住。房子外表普普通通，每一套里面都是两室一厅，带厨房、洗手间、家具。惟一的特别之处是，整个房子都是纯木结构，这大概因为它的前世是度假村吧。我们住在最东边的那套，那是那幢房子中最好的一套，因为可以看到远处的海边景色。我和那位北京朋友磊，以及我们各自的女朋友各住一间卧室。

是的，我们同居在那里。这事儿一直瞒着你们，不好意思给你们说起。但现在说出来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我已经跟那个女孩子分手了。她叫丽，广东人。

尽管那里离大学不近，但我们还是决定在此定居。一来是看上便宜的价格，另一个原因是环境幽静。屋前屋后都是草丛和树木，背后山上有非常茂盛的树林，道路

两旁也整齐地并排耸立着一棵棵大树，夹杂着各色说不出名字的花。再加上远离市区，人烟稀少，这里的环境其实是好得无以复加，连空气都是那种湿润的草木泥土特有的清新味。

但是这只是先前的印像，现在我却宁愿将那些树连根拔起，一把火将这些花花草草烧个干净！

在白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里环境确实是好。但一到晚上——就像现在——就只剩下阴冷和潮湿。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木质的墙壁易受潮且不挡风。现在，我才明白，根本就不是这些原因！这个地方也根本不是环境幽静，空气中也并不是湿润清新，而是——阴气重！

阴气极重！我后来才发觉，那种湿润的草木泥土味其实根本就是一股腥味。是的，是血的味道！我现在就能感到带血的空气将我团团围住，紧紧地裹着我不放，粘着我的每一寸皮肤。还有一股一股带有血腥味的阴风不断从窗户缝隙间流进来，从门缝下爬进来，甚至从墙壁和天花板渗进来，再一层又一层地伏在我背上，穿过衣服纤维之间的间隙透进来。我浑身都在起鸡皮疙瘩，现在。

并非仅此而已。房门外面有一个发黑的风铃，已经看不出是何年何月之物。铃坠是一个小小的猫咪，一起

风，便敲打撞击长短不一的铃，发出清脆的声音。但现在，铃上长满了红褐色的锈斑，一有风吹过，发出的声音也是干涩刺耳，如刀刮骨或如磨齿一样令人心惊肉跳。

对了，还有件东西，一件异常可怖可恶的东西——镜子！两个卧室各有一面一模一样的镜子，带有暗红色的镜框。矩形的镜子很古怪地被竖着悬挂在床头正上方。后来，当我们发现这镜子不仅是有点古怪而且充满邪异、想把它们取下来时，才发现这镜子竟是镶嵌在墙壁里的。

事情从第一天搬进来就很不对劲。

那天傍晚，我们刚把行李搬进来，每个人都很兴奋。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开车外出购买些蔬菜肉蛋、日常用品之类。磊家庭条件很好，居然搞来一辆车，据他说是他爸爸在这里的生意伙伴借给他的。虽然这辆丰田佳美很有点破旧，但我们依然很高兴，因为在同学中我还没有看见有谁玩儿车的。

我依然非常清晰地记得，当磊说：“我要先去加油……”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一阵很温柔的猫叫声，“喵，喵喵……”声音不大，甚至可以说很温柔。

我们四人面面相觑，因为我们没有宠物，而猫叫声却近在咫尺，似乎就在屋里，偏偏却看不见！

然而，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在意。只有媛，磊的女

朋友，一个成天嘻嘻哈哈的女孩子，淡淡说了一句“哪里来的野猫”。我还想起了以前我们家那只白猫，就跟他们随口聊了几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若是一定要找，并非就一定找不到那只该死的猫！只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找到了也不见得会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帮助，说不定还会让噩梦提前开始。

头两个星期都过得很是开心。早上，大家都坐磊的车去上课，下午一起回家，顺路买菜；两个女孩子负责做饭洗碗，我和磊则打扫房间，抹窗擦柜，又把各种家什挪来搬去，找一个最舒适的搭配；又申请电话线、上网账号、卫星电视，购置新家具……大约是大家才搬了家颇为兴奋的缘故，虽然那段时间忙得不亦乐乎，但也甚为平和融洽，头一天出现的古怪猫叫也一直再未出现，我们也早淡忘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简直就是天堂的生活。

只可惜好景不长，日子一久，新鲜感就消失了。日子逐渐开始平淡乏味起来。原来觉得兴奋愉快的事现在看来平淡无奇。爸，妈，记得小时候你们说我没有恒心、没有毅力，做事虎头蛇尾，常常半途而废。我发现不仅我是这样，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嘿嘿，现在我才终于明白，这个毛病原来是如此的要命！

无聊和空虚越来越严重，到后来我们发现即便是四个人在一起也很难打发时间。当扑克玩腻了，麻将打腻

了，电视看腻了，网也上腻了之后，每天晚饭后我们四个人便围在餐桌旁大眼瞪小眼，绞尽脑汁去想一个所谓的“娱乐节目”。那天就是这样，我清清楚楚地记得，2002年 1月11日，星期五，我们便这样围在一片狼籍的餐桌旁。

“来玩笔仙吧？”

现在想起来，这个提议真是无聊至极愚蠢透顶的想法，然而，当时我们却跃跃欲试。不，准确地说，是我和磊。

“笔仙怎么玩儿？”我和磊都听说过，但又不知道细节。两个女孩子胆小，不敢玩儿，我和磊又不知道怎样玩儿。

“哈，笔仙，劝你们最好不要玩儿那个，还是玩儿点其他的吧。”媛表示了反对意见，“如果玩儿了就有你们两个的苦头吃喽。”她的神情永远像在开玩笑。

“不要玩儿那种东西！”丽表态道，“很邪的。而且听说那是真的！”

“听说？嘿嘿，不信不信，”我连连摇头，一脸讪笑，磊也信誓旦旦地拍拍胸膛：“哪有什么笔仙笔鬼的，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够信仰依靠的只有我自己。”

“对，对，”我也乘机起哄，“有鬼么？现个身来给我看看。”

丽在一旁冷冷地“哼”了一声，刚才我才跟她为了酱油用完没有及时去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恶吵一架，看来她还没有消气：“鬼现身？鬼要真的现身了我看你跑都跑不及。”

“不试试怎么知道？”

“哼，不要怪我没有给你讲清楚哦，笔仙可是‘邪灵’！一请出来就会上你的身的。”

丽似乎想吓我。

“上身有什么很坏的后果吗？”磊问道。

“当然有啦。被上身的人会很倒霉很倒霉的，一直都会霉运不断。而且一旦上了身，就很难再离去。我以前有个同学就是不信，去试了一试，结果差点把命都丢了。他可是那种很老实很老实从来不说谎的人。那都是真的！”

我仰天打了个哈哈，根本就不相信：“从来不说谎？恐怕只有死人能做到吧？”

磊点点头：“我也不相信，不妨来试一试，反正坐着也是坐着。”

噩梦就是这样开始的。正好两个女孩子知道怎么玩。于是我和磊分坐餐桌两侧，各自伸出右手重叠起来，两个虎口相交处留下一个小孔；又插一支笔进小孔里去，夹紧，笔尖垂直点在餐桌上预备好的一张纸上。

“然后呢？”我全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依然在嬉皮笑脸。为了吓唬两个女孩子，我和磊不仅把灯关上，还在餐桌四周各点上一根蜡烛。

“然后就轻声地念：‘笔仙笔仙请过来，笔仙笔仙请过来……’一直到笔仙来。如果笔仙来了，笔就会自动在纸上画一个圈。”

“来了又怎么样？”

“来了后你们就可以问他问题，如果是肯定的回答，笔就会在纸上画圈。圈越是圆，这个笔仙就越是灵，也就……越邪！”丽的声音有点颤抖，我好笑地瞟了一眼，她紧紧地抓着媛的手。媛补充道：“完了以后要记得把笔仙请走。”

“怎么请走？”

“就说：‘谢谢笔仙，请慢走。’”

一切照做。开始的时候我和磊将笔夹得紧紧的，不要说画圈就是在纸上动一下都不可能。但时间一久，两个人都累了，两只手失去了力量的平衡，笔就开始动起来。于是笔开始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动起来，在纸上留下一条条不规则的线段。但我和磊还不觉得怎么样，口中仍然念念有词：“笔仙笔仙请过来，笔仙笔仙请过来……”依然没有任何笔仙出现的迹像，只是两个人的手因为累而开始抖动，纸上的线条开始弯弯曲曲起来。

忽然我感到磊的手不再做任何抖动，而是异常镇定

地以一股我无法掌握的力量推着我的手，似乎有意要在纸上推一个圈出来。

霎时间我停住口中的念词，诧异地抬起头，却发现磊正睁大了眼睛瞪着我！

便在此刻，一阵风从屋外猛然刮过，呼啸着刮过房屋，风中隐约夹杂着另外一种声音。我侧耳细听，终于听到了：“喵嗷——喵嗷——”

是猫叫声！声音远远地传来，似乎是从背后山上传出的。遥遥听去，猫叫声似乎极其凄厉惨烈。

我忽然感到一阵害怕，一股冷流从脚底升起，贴着我的皮肤往上升起直至发梢，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回头看看两个女孩子，她们已经吓得抱作一团，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我手中的笔。

笔！我忙回过眼来，笔已经在纸上画了一个圈。一个圆得不能再圆的、正圆的圆圈。

我听见两个女孩子的声音在一旁颤抖：“来了，来了……”，

磊比我镇定些，他先开口问道：“你是不是笔仙？”

笔开始在第一个圈的旁边慢慢地运动，慢慢地，不可思议地画出第二个圈，和第一个圆圈一样大小！

然而，我竟还心存怀疑，开口以试一试的心情问了一个实验性的问题：“我是不是女的？”

笔在纸上乱走乱画，却绝无任何画圈的迹象。于是我又开口问道：“刚才那是不是猫叫声？”

笔慢慢地从纸中央滑动到我的左侧。我感到磊手中的力量忽然松了，像是在引导我的手推出一个圈来。但不知是什么念头使我放弃了和磊的配合，也许是害怕吧？我故意将手松开，不，是两个人的手不约而同地松开，笔“啪嗒”一声跌落在那个未完成的圈上。

我和磊各自点上一支烟，我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因为我认定是他在作怪，推着、或者引导我的手画圈。但他却一直盯着桌面上的纸。纸上两个正圆的圆圈在明亮灯光的照耀下，夹杂在纷乱无绪的线条中显得异常清晰打眼。四个人都默然良久，终于，磊开口对我说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着他，没有马上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也不敢将我的怀疑直接说出来。不料磊却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推你的手画圈？或者我故意放松引导你推着你的手画圈？”他一弹烟灰，嘴角挑起一丝讽刺的微笑。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难眠。尽管磊说出的话跟我的感受一模一样，但我并不完全相信他。因为他也有可能做完戏后故意说出那些话让我相信他。但他为什么要

这样做呢？吓唬两个女孩子？还是想吓唬我？为什么？
但如果确实不是他，那……

直到第二天背着两个女孩子，磊的一句话才彻底打消了我对他的怀疑：“我知道你怀疑我，但你能想想，我当着我女朋友的面说不相信有所谓的笔仙，也就不相信笔会自动画圈，如果自己装神弄鬼画圈出来，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很没面子？”

“对，”我点头称是，“不该怀疑你的。”

“没关系，这是难免的，”他摆摆手，“事实上我也怀疑过你，但你也当着你的女朋友说了那些话。我甚至还想过是你们三人早就商量好的圈套，开个玩笑捉弄我一下。但太不现实了，我了解你们。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三人商量着来作弄你，但你觉得我会到现在都还不承认吗？”

确实不会。我了解磊，他不是那么不够朋友的人。“那么，那两个圈……”

“那两个圈完全是巧合罢了。”磊自信地说，“两个人的手不可能力量完全相等，力量不平衡，笔就会自己走动画出线条来，画圈只不过是画线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巧合罢了。不用担心，”他拍拍我的肩，似乎看出我心有余悸，“我决不相信什么笔仙、笔鬼的，也不信会有什么倒霉事。事情到此结束了。”

“那，那猫叫声呢？我们第一天搬来就有的猫叫声，

昨天晚上又听到了。”

“山上的野猫吧 没什么。”

尽管磊的话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但我还是不能完全排除“笔仙”的可能性。磊又像个没事人一样有说有笑 只是绝口不再提这件事。两个女孩子则事不关己 毫无所谓，全把那天发生的事当做一个调剂无聊生活的小小刺激。似乎最胆小的人是我，只有我一个人还心里发虚，时刻担心着丽所说的“倒霉事”的发生。这是因为那股推着我的手画圈的力量和凄厉惨烈的猫叫声是那么的清晰，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然而，第二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第三天也没有。一个星期都这样安安稳稳平平淡淡，或者说无聊地过了。我逐渐相信了磊的推断，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却不知，事情其实还没有真正地开始。

住了一段时间 房屋的不足之处慢慢显露出来了。我前面说过，这里环境很好，大树成荫。这也带来了相应的坏处，就是背阴潮湿，缺少日照。洗的衣服晾在外面总是要好几天才干，而且不是晒干而是风干的。所以衣服上总有股说不出的臭味。另一个是卫生间的抽水马桶坏了，一直不停地漏水，一直发出“吡吡”的水声，于是我们不得不关掉水龙头 每次用时再打开。爸 妈 这